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後三國石珠演義 第二回 梅花洞陸靜留賓

話說石珠聽見玉鑾「紫氣異人」之說，一心要去尋訪，遂別了玉鑾，一徑出門，竟望西南方而來。約行了有半里之路，並不見有什么紫氣。只得向前又行。轉過了兩個山灣，忽見一個茂林之內，豁喇的一聲，跳出一隻猙獰怪獸來，徑向石珠就撲。石珠按膽站住，更不懼怕，側身閃過。仔細將那獸一看，卻生得甚是奇異。但見：非熊非羆，非虎非豹。毛成五彩，頭端一角。口若懸河，眼如丹鳳。

性善走而如雲，威撲人而不賊。能知凶吉，山中百獸咸欽，不畏邪魔，任爾鬼靈震服。

原來此獸叫做五花蝟，常居泉下，食死人之腦。當下石珠見他撲來，將身閃過，心下想道：我正缺一坐騎，此獸有些異相，正當我坐。須看他威勢稍衰，使出那降龍伏虎之技。口中唸唸有詞，將手一放，平地裡一聲霹靂，競向五花蝟打來。那五花蝟卻也古怪，耳弭尾搖，不敢展動，緊緊的伏在地下。石珠便走上前，拔出背上青鋒劍，吹上一口法氣，將他頭角上畫了一道符，雙手去他身上一拍，喝道：「孽畜，還不隨我去！」只見五花蝟就地一滾，立起來，對了石珠看見甚喜。便將身一躍跳上，露頭張口，恰像欲言的一般。石珠騎在背上，竟望西南大道而走。走盡了大道，恰好又是山路，五花蝟駝了石珠，競自飛跑上山。

一霎時，過了幾個山嘴，前面卻是一座石壁，周圍都是些合抱大木。石珠到了石壁之下，那五花蝟便立住了腳不行。石珠暗暗稱異，就跳下五花蝟來，左右觀看，並無動靜，反仔細將那石壁一看，原來是兩扇石門，緊緊閉著，上面寫著三個石青大字道：梅花洞。

石珠看罷，滿心歡喜。悄悄的立在門首，意思要等裡面走出人來，只討個來歷。卻並不見有人出來，石珠等得不耐煩，用手去摸了兩下，忽聽得呀的一聲，石門半開，裡面走出一個披髮童子來。看了石珠一看，說道：「你姓甚名誰，是何方人氏，有甚麼事故來敲我門？」石珠道：「我姓石名珠，祖居發鳩山下，因訪尋異人，偶而到此。眼見得這徑路窈窕，洞門幽僻，想來必有異人在內，故敢斗膽驚動。望你通報師長，引我一見，不敢有忘。」

童子笑道：「原來你就是石道姑，既要見我師長，你且在此立著，待我去與你通報，見不見就來回你。」說罷，依舊將門閉上，竟自去了。石珠看見如此光景，不敢怠慢，恭恭敬敬的等在門首。

等了有好一會，那童子依舊開門出來，對著石珠笑道：「造化、造化，師長請你去見哩。」隨即引了石珠，走進石門，轉過了幾帶迴廊曲檻，即是一所殿宇。雖無峻宇雕牆，卻也是洞天福地。石珠到了殿前，偷眼將殿上一看，只見殿上坐著兩個人，卻是一男一女，都是真人打扮。看見石珠入殿，便起身迎下殿來，就要與石珠見禮。石珠不敢，要尊他坐了拜見。他再三不肯，只得與賓主之禮相見了。那男人又先開口道：「久聞石姐得了大道，未遑趨謁，今日反先賜顧，不知有何見教？」石珠原不曾認得他，不好說謊，只得實答道：「小妹原不敢驚動兩位真人，其因前日在樓上閒坐，看見一道紫氣，出於西南，意必是異人所在，故爾尋訪到此。今見洞府幽雅，想必是異人了，故敢叩謁。其實真人的尊姓大名，還不曾拜問，望乞恕罪。」那人見說，不覺大笑道：「在下也曾與石姐會過，如何卻不認得？也罷，我就說了罷。在下姓陸名靜，道號雲閒。這位是我的妹子，道號鬆庵。一嚮往來山中，未有定跡。自石姐得道之時，始獲此洞安身。前日聽得人說，石姐得了侯道兄法力，不消一夜，建成宮殿，甚是壯觀。今日正要同了舍妹，前來拜候。不知石姐已先枉駕，多多得罪。」

說罷，便叫左右安排筵席，與石珠洗塵。石珠再三推辭，雲閒只是不肯。不多時，排上酒菜，雖不是龍肝鳳髓，卻也是人間所不常見的山肴異味。有詩為證：

梅花洞裡列綺筵，野味山肴色色鮮。

今日主賓相唱飲，他時應共耀金鞭。

酒席既完，雲閒便請石珠坐了客席，雲閒與鬆庵主席陪飲。

酒過數巡，石珠開口說道：「小妹前日承吳真人指教，傳與兵書秘籙，教我將來建立功業，垂名後世。後又蒙侯道兄、袁玉姐法力，建成宮室，勸我延訪豪傑，同立殊勳。所以小妹不憚跋涉，尋訪前來。不期得遇二位真人，正是三生有幸。不知二位真人肯同小妹到敝處聚否？」雲閒見說，沉吟未答。只見鬆庵說道：「既是石姐相招，乃是我等之願，安有不去之理。」一邊說，一邊看著雲閒道：「哥哥為何默默不語，莫非不樂去麼？」雲閒道：「我有一個道友，姓稽名德，在長林村居住，極有道術，手下有神兵五百，前日曾與我相約，要訪天下英傑，同立功勳。我一向不曾去望他，今石姐既有此美意，待我去約了他，一同前來。卻是去此有百餘里之遠，所以一時不能就行。」石珠見說，大喜道：「既有此人，不宜再遲，請真人今日就行，我同令妹在發鳩山大殿中相候。」雲閒依言。當下，大家又飲了一會。天色已晚，石珠叫童子將五花蝟牽進洞中，安頓好了。自己就同鬆庵歇了一宿。夜景不題。

到明日天明，石珠催促二人起程。鬆庵便將洞中所有金銀珠寶一應物件，裝載車上，喚個人押行。又牽出一匹墨頂珠，自己騎坐了。正要動身，卻是石珠所束之獸，乃是一匹五花蝟，未有鞍轡，忙問道：「石姐的坐騎如何還沒有鞍轡，想是新得來的麼？」石珠見說，便將收他的事，說了一遍。且道：「小妹因見此獸有些異樣，所以將他做了個腳力，還不知此獸叫什麼名色。」

鬆庵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此獸叫做五花蝟，極要吃死人腦髓。卻是善知人意，又熟於奔馳，乃不易得之獸也。」說罷，便叫從人向行李中取出一副鞍轡，遞與石珠，結束端正。一齊別了陸靜，出洞而行。陸靜送出大門，兩下作別。臨行，石珠又叮囑陸靜，早去長林村，拜請稽德。陸靜點頭應允，相揖而別。正是：

相逢頃蓋成知己，臨別還將心事傳。

不說石珠與鬆庵迤邐回山，卻說雲閒回到洞中，便喚過一個童子，吩咐道：「我要到長林村去，拜訪稽師父，你好好看守洞府。我去半月之後，卻回來同你收拾了，一齊到發鳩山石姐處去相敘。倘有人來相訪，只回他不在便了。」童子唯唯聽命。陸靜便扮作雲遊道人，喚個道童隨了，竟出洞門，望長林村而來，不題。有分教，此一來：

長林村中無壯士，發鳩山下聚英豪。

卻說那長林村，也是潞安州管轄的地方。方圓有三十多里遠近，都是些長鬆茂竹，榆柳桐椿，不上有四五家人家。長林村中有一座小山，喚做白石岩，卻是稽德的住居。那稽德號稱有光，生得面如重棗，須長二尺，有一丈長的身材。雖是修道的人，卻也極喜武藝，使的一柄消魂攝魄的大神刀，約有百二十斤多重，兼之通曉道術，噓神役鬼，靡不如響。手下有神兵五百，俱能出入水火，騰雲跨霧，平日裡只在村中弄神弄鬼，驚得往來的行人，沒一個敢在白石岩前經過。

那一日，稽有光領著五百神兵，在岩前排列陣勢。將手中紅旗，望著東南上連展三展，只聽得軍中連珠炮響，五百神兵分作五隊，五隊分作十隊，紛紛混混，五色旗幡招展。一霎時，複合將攏來，忽見中軍立起一面大紅帥字旗，悠悠揚揚，變出一座旗門，旗門之下，坐著稽有光，綸巾羽扇，指揮三軍。頃刻間排下一陣，東南西北俱無門戶，只見陣中五百個神兵，像有百十萬軍馬往來，陰風慘慘，殺氣騰騰，甚是利害。你道這陣是甚麼名稱？有詩為證：

五百神兵變化多，帥旗招展動山河。

渾元陣裡無人試，空向岩前獨逞戈。

稽有光排下陣勢，一縱一橫，開合不一，演試多時。忽然一陣狂風從西北而來，竟將帥旗吹得亂顛亂折，餘者竟不動分毫。

有光心下奇異，忙忙收拾陣勢，抬頭觀看。只見一個披髮道童，手持雙劍，對面殺來。稽有光不勝大怒，也不辨是誰，輪動大

神刀，聲振如雷的接住大殺。看看戰了有半個時辰，那道童招接不住，拖劍而走。稽有光怒氣不息，後面趕來，喝道：「何處野道童，敢來與我相戰？快快留下姓名，不然，我決不饒你。」一邊說，一邊趕來。

約趕有半箭之路，轉過一個樹林。忽然不見了道童，但見一個真人，五柳長鬚，身穿水合道袍，坐於林下，背後立著一個道童，正是方才交戰的那個人。稽有光一見，仔細向前一看，不覺吃了一驚，連忙舉手道：「雲閒道兄，為何卻獨坐在此，小弟不知，有失迎候。」雲閒見說，便立起身笑道：「你不要殺我的道童也就勾了，安敢遠勞迎候。」有光也笑道：「這是道兄明明使這道童來耍我，我卻不知是尊使，多有得罪。請問道兄，為何不到荒居，卻靜坐於此？」雲閒道：「原來相訪道兄，有話告知，因見道兄試演軍法，未敢唐突。特使小童相戲，豈知道兄以假為真，怒氣如雷，真可笑也。」說罷，大家又笑了一會，攜手而回。

不一時，到了白石岩。轉過廳堂，兩下重新見了一禮，敘了些寒溫。先吃了一杯茶，不一時就排上飯來，兩下相對而食。食畢，各談了些世事。稽有光卻問道：「晉室衰微，人民擾亂，道兄不憚跋涉而來，必有所教，望乞明言勿隱。」雲閒道：「小弟此來，原非無事。目今發鳩山下有個道姑，名為石珠，在山中招納英豪，前日特到小弟梅花洞來，要小弟與舍妹同去。小弟彼時即將道兄大名，及有意延納天下豪傑之事，與彼說知。便令舍妹同他先到發鳩山，待我約了道兄，一齊去相敘。石珠甚喜，連催小弟前來。所以小弟不辭道里遼遠，特來相邀。道兄素有同心，想不我棄也。」有光道：「道兄相約，自然當去，但不知石姐處更有何人？」雲閒道：「將來豪傑，自未可料，即目今侯有方、袁玉鑾與桐凌霄三人，也不在我輩之下。況且石珠又是吳子真的徒弟，豈是凡品？」有光道：「那個吳子真？」雲閒道：「是臥雲子吳禮，是個道行最高的人。」有光喜道：「原來有這許多高人，若非道兄見教，幾乎錯過，明日就與道兄同行便了。」兩個說說笑笑，不覺天色已暮，有光便叫安排酒饌，與雲閒痛飲。飲酒間，又談了些各人的本事，直至露滴花稍。星稀河漢，方才抵足而睡。正是：

言逢知己那辭久，話不投機半句多。